

勤

餘

文

牘

勤餘文牘續編卷之二

山陰 陳錦 晝卿

仁釋

聖賢之言仁者詳矣曰天之理曰心之德其性也曰剛毅木訥其質也曰寬裕溫柔其體也曰怵惕惻隱其情也曰克己復禮曰承祭見賓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其事也曰能愛人能惡人曰久處約長處樂其用也曰己立立人已達達人曰一日克復天下歸仁其效也難言之曰任重道遠先難後獲易言之曰能近取譬彊恕而行反之一身曰爲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放之四海曰恭寬信敏惠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其功則爲

志仁爲依仁爲求仁安仁利仁三月不違仁造次顛沛
終食必於仁其人則若由若赤若求若原思若令尹子
文陳文子皆不知其仁仁者萬善之本百行之原合知
愚其稟之良秉物則民彝之德堯舜性以是湯武反以
是五伯假以是而人皆視爲至大至難不可幾及不驚
於乾坤胞與之名則迷於禪釋慈悲之教而仁乃下爲
煦煦小儒所托而仁不靈魯論不云乎君子而不仁者
有矣夫又曰吾未見好仁惡不仁者又曰堂堂乎張也
難與並爲仁矣仁之難能不自今始今亦未聞有所謂
仁人者是何故耶蒙以爲爲仁究必從平近易爲之地
始未可以宋儒心學之全流於玄遠令人望而生畏若

聖神絕詣者然則言仁之親切而有味者終莫如孟子孟子之言仁也曰乍見孺子將入於井必有怵惕惻隱之心此仁中第一念發端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木之始萌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造乎其域便當操之勿失由是而之焉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此仁中第二念進步所云所者既指認之逼真所云達者自推行於無已將充類至義之盡無所往而不然卽中庸其次致曲曲能有誠大學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之意直欲乘此見仁之全量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及推恩足以保四海之理無乎不包其中次第施爲原自有無數體驗推暨著

實費力之功在卻只是因端竟委一直打通卽至發政
施仁利人利物並不用參以他念而孟子卻又從反面
指點一語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夫欲害人之心何
心也不忍人是仁欲害人卽是不仁無欲害人卻又是
仁直說到仁不仁分疆畫界最易轉關處所達也推也
充也的是一段徹上徹下爲仁次第功夫而猶無解於
從非救人博施濟衆之疑也乃繼之曰無傷也是乃仁
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又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又
曰鄉鄰有鬪者雖閉戶可也到此忽道出仁術二字而
以君子遠庖廚爲證更顯得仁者於中有如許權宜通
變不盡如堯舜猶病之無可解免也而仁者乃置身於

活潑潑地矣又况以平旦爲回頭之岸以雞鳴爲舜蹠
之分利善之間不能以寸操之則存坦然安宅舍之則
亡立求放心下手功夫無一不由乍見惻隱而起總不
越人性本善堯舜可爲一篇宗旨蒙故謂其親切而有
味也抑又有說焉仁者用力尤重在存亡絕續之交自
當以造次顛沛數語爲準然顏子只能三月不違似亦
尙有絕續其餘日月至至亦卽其不違而朱註訓至爲
到果爾則日一到者猶可言也月一到者其平日之心
固安在豈所以語聖門弟子者若竟改爲或至一日或
至一月正是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之意較爲精密後學
於此不能無疑敢並論之作仁釋

性釋

同一性也。孟曰：性皆善。孔曰：性相近。荀曰：性惡。揚曰：性善惡混。韓曰：性三品。然則性其同焉耶？異焉耶？學者將何所主耶？吾得而應之曰：不同性與命皆出於天者也。今之言命者有義理之命、有氣數之命矣。何獨於性而不然？孟子所謂性義理之性也。曰：良知曰良能曰不忍人之心曰乍見惻隱曰心之同然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皆專主天命之性。生初之理指仁之端而言之也。無所謂清濁厚薄美惡也。荀揚諸子所謂性氣質之性也。氣不能無清濁質不能無厚薄。卽性不能無美惡。蓋兼賦畀之偏全稟受之純駁合

義禮智信之端而言之也其氣質之昏無非是心氣質之暴無辭讓心氣質之柔靡無羞惡心氣質之輕浮無恂實心僅虛懸其生初之理而賦稟不足以承之亦得謂之性善與且夫善惡之在人也有教而成者焉有習而成者焉人也非天也不得謂之性也其不待教與習而成者天也非人也不得不謂之性也孔子之言性近也表而出之曰上智下愚不移申而明之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又統而計之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是故以堯爲父而有朱以舜爲兄而有象以周公爲弟而有管蔡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下至商臣鱸目越椒狼聲盜跖日殺

不辜甘人之肉又得謂之人性皆善與此蓋荀楊所藉口而孟子所無詞者要之其善焉者不外乎義理之性其有善有不善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者皆氣質之性而非義理之性也猶義理之命有定而氣數之命無定也孟之世楊墨塞路大道凌夷方且舉禽獸夷狄之行而委其咎於性始不揭其惻隱之良同然之理而詞而關之則活生屋廬之徒盡汨於異端而不返苟揚之世孔孟之統幾絕佛老之害潛萌彼二子者別樹一幟其識量本不足於中和而嫉俗憤時又好爲矯同立異之說倘非昌黎起而正之則擇焉不精語焉不詳者方且與孔孟遙訟於千古而性命之禍亟矣三品之原宗孔

以救孟而持其平者也所不能無憾者渾言曰性仍未
卽義理氣質而析言之耳宋儒尊孟乃欲執性善一言
涵蓋衆說闕荀揚背孟之旨則有餘詆昌黎宗孔之言
而不覺繪爲圖形衍爲語錄不惟詞費閒或入禪厥後
宋學行世歷代宗之方且目告子爲異端誰敢復爲荀
揚置辯其實不如分義理氣質之性而二之既可並圖
衆說而孟子性善之言轉覺自有下落七篇論性之旨
樹義卓然羣喙皆息分明斬截豈不快哉

圖釋

上古言圖不言畫治日隆後世言畫不言圖治日替圖者地域廣輪之數以及朝廟

典物車服彝器之形象也以作箴規以載政治非此勿圖畫者挂也以五色挂物象也又畫鋪也畫地為井田也古人畫衣而繡裳畫亦其圖也作圖釋

洪荒一點取法星辰河洛告靈戴九履一此萬古數學

之祖亦圖學之祖也伏羲作一

丹一策

之爻互重卦之

易改點為畫

音劃

其變化則圖體鉤畫則書體逮乎倉史

造字上取星雲下狀百物寓圖於書故周官六書教國

子首曰象形不依然圖意與圖之時義大矣哉圖鐘鼎

而燭神姦圖旂章而昭軌物圖幽風而知稼穡之艱難

圖王會而見蠻夷之率服圖引裾鎖諫以勸忠圖淩煙

麟閣以志報講學圖文翁之壁禁酒圖姐已之屏張收

麟閣以志報講學圖文翁之壁禁酒圖姐已之屏張收

寫成都周公禮殿王右軍恨不見之戴逵繪南都賦范
宣稱其有益甚則五經皆有圖像如唐一行之圖大衍
成伯璵之圖毛詩嚴彭祖張傑之圖春秋夏侯伏朗梁
正之圖三禮郭璞之圖爾雅韋表微之圖九經以至兵
刑算數井田鹵簿喪服鄉飲鬼神藝術之類莫不毫髮
畢具燦然可觀後世帝王將相藏於禁府館庫者非不
充棟委地然書存而圖亡者多矣余嘗深維其故漢初
典籍無紀自中壘創意總括分爲七略收書而不收圖
一厄也武帝置秘閣以聚圖書明帝別開畫室董卓之
亂軍人裂織布爲帷囊以去二厄也梁太子綱數夢秦
始皇更欲焚天下書侯景于謹高善寶相繼焚劫圖籍

二十四萬餘悉化煨燼三厄也陳之圖史隋得之隋之圖史唐得之一覆於揚州一沒於砥柱四厄也劉裕楊堅惡符命讖緯之書凡有圖者皆指爲圖讖發使四出搜焚之爲吏糾者至死五厄也徽欽建稽古博古尙古等閣錄所藏大小禮器哀至萬餘南渡而後象樽牛鼎龍甌雁燈悉輦虜地卽高宗好寫五經宣付畫院補圖而所圖幾何哉六厄也王濬平吳應詹破蜀皇甫眞之定新都辛術之克淮郡不取秋毫但收圖籍猶有蕭相國遺意此曹好文甯可多得卒付之搶攘狼籍而已七厄也任宏王儉之圖譜阮孝緒散而歸之雜部已自可恨然總記內外篇尙存圖八百七十餘卷鄭樵去古雖

述通志所記亦不下二百三十二圖經元代漢蒙文字
不相知八厄也明內府收藏特少王洪洲作三才圖會
歷舉天文地利人物逐一爲圖取類甚廣而肖象未工
僅足見其大意 國朝佩文齋書畫譜按羅宏富奚過
宣和多重畫藝惟 皇清職貢圖海國聞見錄天下一
家釐舉中外疆域有合於古之圖籍耳泰西算術入中
國推步所至無不有圖法稱精密惟純用鏡畫攝影法
且偏信地球電氣制器亦專尙輪機未必能無戾乎古
必欲取法於邦國負版爲政治權輿則上追河洛精神
中及鼎彝車服下至名物象數土宇山川自非博古通
儒不足以舉其體要不知八卦辨方乾坤定位王畿五

服城郭井田何一非規矩方員自天垂象卽今匠石經營畫宮於堵百工制器削木爲模悉從圖始昔馬授征交趾聚米爲山川張華陳建章宮制千門萬戶歷歷如繪想見自普通人胸中別具邱壑凡有文字具有畫圖理固然也近代朝家圖籍未立專官考古者視碑版金石偶得其見端如武梁祠魯恭墓漢畫衣冠人物已驚爲罕見一言圖籍則熟視無覩無異瞽矇至如異端象教一變而符籙導邪花鳥寫生一變而傳奇繡象甚至治容穢狀市巧誨淫是則圖中之賊尤當付之崑岡

諱釋

諱之禮自周始所謂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雖然
爲死諱猶不爲生諱以言諱猶不以文諱且不諱嫌名

故周康王名釗不諱昭曾子父名皙不諱昔

黎諱辨誤皆言諱也二名不偏諱故孔子言微不稱在

言在不稱微亦言諱也所謂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

言也若以文諱則禮有言矣曰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故

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而詩曰克昌厥後駿發爾私周公

名旦成王名誦而周官曰雞人呼旦瞽矇諷誦春秋書

鄭則不諱襄王書班則不諱匡王書夷則不諱簡王書

句則不諱敬王其在魯莊不諱同僖不諱申襄不諱午

定不諱宋此皆公諱非家諱而猶不諱於臨文其曰以
官廢職以山川廢主以畜牲廢祀以器幣廢禮廢者改
也晉以僖侯改司徒爲中軍宋以武公改司空爲司城
魯以獻武改具敖爲鄉名甚言不慎於名必致以此改
彼故首舉以國廢名以示毋甯改名不能盡諱之意有
若鄭宋二名之終於不諱者自漢以來此義不明諱君
者習於諂諛諱親者狃於文字乃至漢書諱武帝而改
蒯徹爲蒯通遷史諱父名而稱趙談爲同子魏晉以降
乖戾百出逮乎李唐於諱嫌諱二之中泥廢職廢禮之
解諱羊祜而改戶曹爲辭曹諱梁武而改鍊物爲絹物
武帝名諱爲絹甚且諱忠而辭中書諱岳而不聽樂
並諱鍊亦爲絹

諱臯而不應高姓所主試諱業而不得見鄴公諱會而不作會稽廷尉豈惟晉肅之子不得舉進士哉惟時則公然比父諱於君諱真有父名仁子不得爲人者矣歐陽文忠父名觀而已官觀文殿學士蘇文忠祖名序而已序人詩文宋世此風少息而於君諱猶嚴故朱子註四書改慎爲謹以諱孝宗惟大學先慎乎德註偶遵經文蔡九峯亦諱慎見於書傳顧何以孔子作春秋直書臧紇名無私諱宋儒程不諱珦朱不諱松張不諱迪周不諱輔諱成蔡不諱元諱定蔡中郎陳子昂作祖父墓誌柳子厚爲父表神道方正學爲父作行狀皆自署其諱信今傳後之文殆不當以私諱與君諱闕筆議始胡

安國仍書本字但闕點畫改姓地議始唐順宗元年時
憲宗已嗣位名淳詔改淳于爲于姓淳州爲蠻州淳風
爲從化不以國廢名反以名廢國自此乃無所不改後
唐天成三年詔廟諱不闕偏旁但避正文後晉天福三
年又援唐律并偏旁闕之歷代相繼損益可知 國朝
定制有二一恭代一闕筆代則不更闕闕則并及其偏
旁詔令文移應制詞翰悉如之至史宓實錄義當傳信
或援引經語一句空所諱字令人意會但不得以例家
諱家諱臨文不避爲孫子者可已則已耳若行狀墓碑
敬填名字非爲不恭必如老蘇族譜引四代皆稱諱某
幾莫知爲何人是皆已甚謹就近所聞見爲韓文公諱

辨錢良齋原諱引伸餘義以質通人作諱釋一

諱釋二

臨文之諱始於漢初較稽往籍如邦為國高祖諱盈為滿

惠帝諱恆為常文帝諱啟為開景帝諱徹為通武帝諱弗為不昭帝諱

諱弗詢為謀宣帝諱顛為盛元帝諱驚為俊成帝諱欣為喜哀帝諱

諱衍為樂平帝諱秀為茂光武諱莊為嚴明帝諱烜為著章帝諱

肇為始和帝諱隆為盛殤帝諱祐為福安帝諱係為守順帝諱炳

為明沖帝諱績為繼質帝諱志為意桓帝諱宏為大靈帝諱協為

合獻帝諱皆以他字代之顏師古撰等慈寺塔記以王世

充為王充避太宗諱則兼闕文之意蓋沿六朝以戊為

戊戌為戊之例也因考唐諱惟開成石經為最備其中

虎

太祖

作虎號號之類皆从之淵

高祖

作洲洲之類皆

从之世

太

作世泄作洩棄作弃葉作葉葉旁之類皆

从之民

太宗

作民氓毗昏作昏昏旁之類皆从之亨

肅宗

作亨

代宗

作亨

德宗

作亨

順宗

作亨

憲宗

作亨

作亨

諱

作恒

穆宗

作恒

敬宗

作恒

作恒

作恒

作恒

作恒

作恒

闕者治

高宗

中宗

巨

睿宗

隆

玄宗

涵

文宗

天子

七廟自肅至敬

七宗與二祖為不祧之諱餘則祧廟故也文宗為當代

之主更名昂生則不諱故也其不當闕而闕者成城之

類則朱梁補刻故也

梁朱溫以父名誠諱城為嚮呼城東城西為州東州西改韋城相城

昨城為縣又以城字形似戊改日辰內戊字為武又缺成城末筆為成城見五代史註

散見於各碑者自等慈寺碑起金石志載六十有三種皆缺末筆

而已宋諱之見於史者建隆元年改天下郡邑犯御名

者匡紹興閒桓欽宗去木為亘皆闕筆也至繹經傳桓

字之義各讀一字代之曰威曰旋曰植則過矣見於宋

刻書者敬翼祖弘殷宣匡允太宗真恒仁宗曙宗頊宗神

照哲宗徽桓欽宗高春孝宗并惇光宗擴宗甯皆闕末筆并

偏旁而及嫌名者如竟貞微樹勾真亦多改闕則又過

矣朱子蔡子避慎而周張二程見於碑文石刻者開元

寺功德碑諱文宣王廟門記諱元字改元聖為至聖禮

以前無名元者存疑寥寥數字遼金以下尤少所見則中外書不

同文有所未便況六朝偽體極多避諱闕筆反無從分

辨故諱例獨寬唐用闕筆其法甚良惜雜嫌名於中而

兼避字義幾成窘步向非昌黎諱辨之作則文字之禍靡所底止至於宋代諸儒專司文柄酌中垂禁百世可師逮乎勝朝諱典最寬 國朝明定憲章而此事庶乎

一成而不變

顯廟二名祇避一字今上

御名奉

旨不避偏旁恬不闕筆蓋必偏旁有

御名全文而

後避本不當析全文而更避其偏旁也至嫌名字義陋習早除超越前代士生其閒可不溯所自來與作諱釋

二家諱與甚於唐時白香山因家諱鏗與宏同音不膺
稱盧大郎補闕不名自註曰盧名上字同家諱下字暉
卒不言所諱何字凡此皆在昌黎作諱辨後知此風百
年未息也近世著述亦有家諱闕筆之事見錢塘梁氏
槩本竊意敬祖尊君義一也必比家諱於君諱或者已
甚附志於此
以待商榷

學易寡過說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註曰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是說也嘗疑之易雖兼理數而言而以之寡過自應專言易理若吉凶消長得自占驗是事後印證之端非事前克治之具大過究何自而無哉夫易之爲體曰陰與陽其爲用曰柔與剛人事之不能無憾也非舛於陰而爲柔之過卽舛於陽而爲剛之過學易則鑒於陰陽之過而處之以中居之以正則剛柔之過自然而無此理甚明人所易曉自其德言之九爲剛德六爲柔德九五以剛居剛剛之過六二以柔居柔柔之過不若六五剛之

中九二柔之中爲無過也自其位言之五居剛位二居柔位六五宜剛而柔柔之過九二宜柔而剛剛之過又不若九五剛之正六二柔之正爲無過也此不易之義也由是而推之或似乎剛過而无咎或似乎柔過而悔悔吝之亡其幾動於有悔改悔之有悔者悔過也悔過悔上聲者改過也改過亦可以無過此變易之義也專從易理申卦德卦義求所以無過之故而吉凶消長進退存亡皆在其後不足言矣倘以吉凶消長測於事前易理固亦有之其弊也趨吉避凶致福遠禍自限於占驗術數之學而不知豈聖人教人而肯沾沾於是乎聖人爲人共見之學盡人人可至之功基於平易而極於神明

故不敢不淺近言之要之易理已不外是

孟子非受業子思之門說

龍門列傳但曰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至列女傳始云師事子思藝文志始云子思弟子淮南子則云受業於子思之門風俗通則云受業於子思毛西河王草堂崔東壁均非之是已以其時考之顏淵少孔子三十歲以三十二歲卒正當孔子六十二歲其時伯魚已卒則子思已生求古錄言伯魚卒時年五十一以孔子顏淵之年合之皆不果伯魚之卒先於顏淵之卒當不止一二年子思之生先於伯魚之卒又未必止二三年就令孔子卒於七十三歲距顏卒已十一二年距魚卒必已十四五年維時子思當已十餘歲以子思八十二歲卒計之距孔子之卒亦止六十餘年

續編

勤餘文牘卷之二

十五

而孟子溯道統之言乃曰由孔子而來百有餘歲其時
孟子遊齊去孔子之卒已一百六十餘年是孟子之不
及見子思相距亦必五六十年此以時代而知其不親
受業於子思也愚謂論孔孟之世而衷於史漢尤不如
衷於論孟稽其時代尤不如釋其經文夫孟子之願學
孔子千古一人矣倘使得親師子思是孔氏真傳聞而
知之不啻見而知之必大書特書於七篇之中以示來
學何至自稱曰予未得爲聖人徒而僅曰私淑諸人乎
私淑者未受業之詞人者無名之詞此豈以稱親從受
教之子思者且魯論一書稱聖門弟子皆以字因其成
於曾有之門人而曾有獨稱子其尊師也如是孟子何

人而字其師曰子思名其師曰伋與泄柳申詳並稱焉而略無尊異於其間耶聖賢之學亦各有師承而七篇不及中庸片語豈孟子所受業者雖爲子思門人而未盡子思之所學耶夫安知受業子思門人不尙出史傳臆斷耶抑所謂門人猶魯論子夏之門人曾子之門弟子其學望未足以名傳耶要之其去子思也愈遠而不能以強附矣論孟之尊爲經孔孟之尊爲聖本以漸而致西漢之初夷於列子其授述已在絕續之交誰復追崇其所自故七十二賢門下之盛若曾子子游子夏爲尤著而吾道之南西河之教傳人寥寥世無孟子楊墨有徒聖人無徒矣龍門一言雲天提唱仍發源於私淑

二語而後世穿鑿之習從而甚之學者毋爲其所惑可
爾

重修濟南石圩礮臺泉河碑記

濟南地勢南高北下泉流山水環城而趨軍興以來東西南三面壘石爲郭周十五里旣堅且厚矣顧其始也枕流而圩則穴地而水地勢然也已卯夏山水大入平地丈餘決東圩十四丈漂輒石殃田廬時巡撫周公恒祺方蒞新民事勤修百廢具舉命予築缺口因博收輿論請爲石門橫丈縱九尺者三名曰巽安用鐵柵代門闔令納水別爲石壩高五尺者五十丈橫當其垠而關東去圩濠石街一百十五丈以分水勢門以內水道出新橋橋故卑升高五尺許懸門半不發復舊河寬浚如初登圩以望三面坡石錯犬牙灰漿塗隙實以土土蟄

石陷內廉條石高仰以故水沁圩心滲裂牆身六百三十餘丈爲分六十段葺之段刻新工起止字以別於未葺者平圩頂面石二千六百丈換灰土尺灌漿夯礮如故去內廉高石作陂陁三寸許瀉水並移條石界圩頂成方郢餘石悉運用無遺其門南曰岱安一望洞闊請居閒爲牆屏之其西曰龍王廟水柵西山水所由入也刷阬丈許損門址請補築之灰石各半長九丈寬如其門又其西曰二里垵圩根剝陷修砌凡一百九十餘丈又其西迤北曰濟安門西圩山水所由出也鐵柵掛淤易爲懸門如新橋並填門外深阬縱橫三十丈爲石路利行人又其北迤東曰海晏門舊無釣橋今穴土架木

成興梁通水上自雉堞堞牆下至濠河橋石修濬殆徧
自己卯秋至庚辰春七閱月旣歲事循圩而行礮臺几
十皆空中平頂方丈餘兀立圩外圩身至是則闕然而
斷公曰是非所以行扞撤利馳巡也從而聯之每缺口
接補圩身五尺餘而以六尺二寸爲天橋平上洞下通
人馬凡礮臺濬壑及亭階門竇之不備者盡葺之層臺
完整並新其五門樓綜核全工并員弁薪水局用共費
銀壹萬柒千兩又就其中節省出京錢四千串以之疏
通壇橋下驢市兩股北流直達黃台橋濠河是役也因
巽安三門之設并及於圩頂全修之工觸類旁通補苴
周匝而濠河石街訇然中開礮臺天橋周行無隙則尤

系乎兵被緩急之用而幸得成功於萬一者儻非仰荷
憲仁俯資羣策又安必其衆論之翕而人情之大順與
勒石告成用誌慶幸在工僚佐例得備書

重濬省城海晏門泉河山水溝碑記

濟南北園被水之由不曰黃水頂托則曰山水橫行實亦泉河淤窄無餘地容水故蓋山水仍假道於泉河也其自二里埧龍王廟入西圩者必就下於濟安門水柵自東倉巽安門入東圩者必就下於海晏門新橋自道光丁酉王郡守鎮韓邑令亞熊修濬後迄今四十餘年矣岸窄梁低尾閘不運乃至水行平地圍闔成渠不其病與旣建東倉巽安門之明年巡撫周公命予導山水議者僉謂治當自泉河始乃循故路施新工分其流爲三條一自海晏門西至壇橋又北至雙橋寺又東北至新闢至滾水埧至黃台橋止泉河八百五十二丈爲西

條一自海晏門東至下驢市又北至小石廟又東至柳行頭至關帝廟亦至黃台橋止山水溝八百七十丈爲東條一自新橋圩外北至雙橋寺圩內南至南平橋止山水溝二百五十五丈爲中條兩岸圍畦展土侵河身廣不盈丈或蓄水灌蔬土垣如簣成斷港種蓮藕有淤平者東條尤甚予請以圩工節省之款徧濬之因地爲廣狹自二丈至丈五不等深距岸率五六尺升橋座凡五並鑿海晏門釣橋架木穴土通東西流經始於仲春之初彌月竣事日派員佇立河干以速其成自是岸之陂者削以直底之釜者剗以平壇橋下水分半東行撤明湖黑虎泉圩內之流而偕之北駛不旦夕而瀾漫頓

落脫山水暴至任其出新橋而東而西驟無汎溢患居民啟戶出汲資灌溉欣喜過望甚德之顧愚氓狃積習容或有曲防截水圖便已者當嚴禁堵築堆塚毋得以蒲匯藕池小利阻遏長流違者必究是則守土者責也三流之匯於黃台橋也清泓洞澈汨乎有聲矣過此則建瓴之勢直注於平水閘從而深之轉恐引黃內灌故勿復濬工旣畢事爲序其緣起而書之石以俟夫治斯土而講求水利者

修越城巽門導學宮巽水記

自河圖義畫辨正八方艮巽乾坤寶殿四維之位巽兼木火主文明宜門焉第其氣利用納見水者貴若洞關無情轟然出車馬成孔道一瀉而盡則轉利爲害形家忌之吾越有城起范蠡故曰蠡城治度地者收南山五大支北來之水以城當之闕南門正中曰植利納眾流又門其右隅曰常禧左隅曰稽山並南出而蔽以重闕若曲肱然右門左轉左門右轉東西自相向以紆其直出之勢山水注植利門不能容則抱城東趨而稽山外門儼然西面坐受之稽固巽門水卽巽水法至良也蠡城故九門悉跨水獨稽山直禹陵御道故陸登臥龍以

望適居府縣治巽方謂其不當走破而環城爲郭門則西出內巽外坤歷數千年無與易也顧其外有二礮臺扼弔橋辛酉之亂賊憑城抗拒增石壘當故郭門而門於二礮臺間古法蕩然二十年無議及者予以憂旋里始得請於官毀賊壘復西出門而勒於石曰西向郭門寇所堵自咸豐辛酉迄光緒壬午山陰陳錦重修復古董其事者何濬姜公弼陳顯祖三人蓋助予修復者也河水之入南門也清泓勁達直抵江橋東轉而北出卽今昌安門是也然岸窄如帶分洩不遑則有東西旁流當城闌者一曰南橫河一曰狗項頸且夫水之爲物也其沖融動蕩足以滌邪穢消壅滯擢秀潤生靈明故知

者樂之而人才出焉先是司營建者循城根東西流爲
紹興府學及山陰縣學各視其水所至令居巽方汨汨
乎有萬斛明珠痛淘學人靈府者法又至良也稽山之
役之將竟也有走相告者曰府學之東由陶家澗而南
街柳橋出東郭之水縣學之東由能仁寺而齒齒匯出
大雲橋直河之水非皆巽水乎今且積蘘直生蘆草土
人貪灌溉展岸土侵河身甚者棄糞雜不之顧行見塞
竇反流厥敝與稽山等予曰嘻是誰之過與會秋闈期
近姜何諸君請以城工羨餘三十萬錢糾鄉夫三百輩
撈草苴鬻淤泥不三日載四十船去因築垣岸水強涸
之荷畚鍤出土七八千擔而兩學宮巽水又汨汨乎來

矣惜南門至江橋直河以太歲在午不敢舉而並濬之耳已而秋闈報雋出府學者四縣學者七較往屆多過半形家益嘖嘖稱修方法應科名不爽予亦未敢信其必然也要之水火文明動而多吉理或有之且以見古作者之設施歷久而不可易也如此

越中觀感錄總序

不待勸而遷善無所懲而改過者賢智容或能之下此必得力於觀感吾越自句踐牖民種蠶報國山川清淑之氣代鍾偉人逮乎吾道之南宋學斯祖尹和靖朱紫陽遺澤入人尤深至明代而陽明蕞山相繼講學氣節之盛甲於東南 國初黃太沖劉貞孝之徒忠義孤兒縣延絕學而顧氏東林侯生復社患氣未蘇道脈淵源不得不乞靈於文字自此門牆授述不在臬比之望而在竹帛之傳卷帙留遺維持名教後之君子與古爲徒平時聞見之資皆臨事身名之鑒有不言而喻者矣夫嘉言懿行柱史非勿書也姓氏里居方志非勿紀也祠

宇龕祀事非勿明也顧安得家置一編朝披夕覽俾後起發聾警瞶一開卷而如見古人哉鄉先生知其然也爲之像以生其優懶爲之傳以狀其生平爲之贊以長其詠歎聚千載於尺幅起九京而一堂非謂其有異表也謂夫舜何人予何人有爲亦若是以視簷禮廟庭駿奔俎豆尤親切而有味焉予旣因張陶菴越中三不朽一書之失於亂後爲之摘敘事蹟以存其人遂并王劉兩先儒門下而氏之名之擬爲祀位繼又以詩巢前輩姓氏之佚者合五百餘人彙成一編吁盛矣顧其意實有鑒於亂後之無傳卽傳而散見諸書或存或否後生新進未有能臚舉鄉碩而遞相授述者又何以資觀

感助勸懲以上道王劉尹朱之道脈與抑又有感者予
宦游四方偶歸主講席僅一載於梓邦志乘譏輯未輯
祠宇議修未修今且儼裝北上輕去其鄉徒沾沾以此
略而未備者存什一於千百其爲德薄能鮮而不足與
於斯道之傳也明甚安敢藉是以仰答前賢而示勸懲
於同學與亦將以俟有志乎古者匡所不逮而擴而充
之云爾昔光緒九年歲次癸未正月山陰陳錦謹誌於
鼓山講舍

東溟校伍錄後序

琅琊卽墨青輅之所時巡也甬滬登遼梯航之所交會也予嘗由蛟門而吳淞而崇明而安東經日照諸城望二嶗竹木沿文登石島繞成山秦橋摩崆峒翳罟罟入蓬萊三島直抵津門矣中間狼福鎮汎界連三齊十激五沙盤扈江淮水口障蔽通海撐拄天東縱橫數百里舟行卽未能緣岸輒徑指奈山而東又望蘇山而北入黑水洋因是以左成山右高麗經不夜城迤邐西折北見遼左關山咫尺迴抱南望大東煙點隱隱露嶽頂少係備倭之城義士田橫之寨紛至沓出乃復穿廟島指牽牛度珍珠寶塔二門乘綠水而西但見丁沽百曲番

船聯檣圍然塵市深以不及登蓬萊樓閣觀三神山爲恨迫奉委校伍東牟之歲再歷是閒又未嘗不幸海上求真有時而至也時丁穉璜少保撫山左提督軍務奏請以登州鎮水師三營裁併兩營歸巡撫統轄以原設膠州前營遊擊爲登州營官領五哨駐水城以原設登州後營遊擊爲榮成營官領五哨駐石島以原設文登副戎爲登榮協鎮領二哨兼統之輪駐兩營汛地以原設前後營守備千總各一把總各三爲五哨弁屬兩營官以原設文登營守備千總各一爲二哨弁屬統領其餘外委以下蓋留者半去者半減戰守兵丁一千三百一十一名爲八百預製粵艇戰船一十有四令所屬十二

哨各領兵四十五名獨一船而以餘船給兩營官巡海
春出秋歸悉從其朔歲癸酉五月予從少保詣登州煙
臺駕舡艦登天橋閱水旅定營制乃分汎地自直隸大
沽河東至成山頭海程一千八百六十里爲登州汎地
河非大沽口自成山頭繞榮成西至江南鴈遊門海程二千
七十里爲榮成汎地哨下汎地道里別於膠州專設分防
二外委率兵五十以補巡防之缺外洋鎗礮具備與海
防練軍輪船訂期會哨護南漕予因是得盡履齊境泲
泲表海曠古大都接見閩禺遺老篙工檝師撫拾舊聞
參以臆見作東溟校伍錄二卷既又履勘汎地口岸周
歷中流島嶼測其水汎記其道里以附於篇明知海宇

清平兵措不用顧自有明以來斯地已稱重鎮而幅員之廣未易周知悉誘之輪船火攻爭捷鬪巧使中朝海防水戰百世不易之常經侵尋以至於廢是何說也幸歷見間藉公同好若得有心世事者匡予不逮而擴而充之推而廣之未始非澄清海宇之資而豈僅爲保障方隅之助與

重刻高郵鴻博夏檢討半舫齋詩存序

詩盛三唐首推李杜李能品縱橫奇偉挾倜儻非常之才韓孟因之逮宋而有坡老杜醇品洗鍊精純氣味深厚尙格律元白因之逮宋而爲放翁後之爲詩者宗派淵源殆無逾乎此顧或以抑塞磊落之才爲幽愁憂思之作或以乘時應運之器爲和聲鳴盛之音則時有遇不遇遇有隆不隆矣半舫齋詩存高郵鴻博夏醴谷先生所著也溯國朝盛時正學昌明人文薈萃康熙己未舉鴻儒科百八十六人入選者五十乾隆丙辰博學鴻詞薦士維倍而入選僅十有五人吾浙得其七如杭大宗陳句山周蘭坡齊次風皆退居二等而全謝山袁

簡齋胡稚威猶不與焉自後惟

南巡召試足與

比隆而得人尤少蓋選舉彌慎考課亦逾嚴矣先生入
選二等第五授檢討入翰林珥筆清華出司文柄屢承

純廟恩眷遭際盛時兄弟齊名稱河東三鳳又

值家門鼎盛宜其爲詩鼓吹休明弁冕風雅丰神律度
超越一時深以景仰遺徽不獲一窺全豹爲恨光緒閒
先生四世孫訪雪明府子猷同官山左因得見先生半
舫齋文集精純博瞻經史膏腴卓然大家莫名欽慕甲
申冬訪雪復以半舫齋詩存見示且曰已失原槧僅存
片羽圖重刻以廣其傳受而讀之才華格律兼擅各家
之勝所謂以乘時應運之器爲和聲鳴盛之音恍然見

朝家文物之盛湖山鍾毓之靈萃於一門傳之繁葉
無才豐命嗇之感而有年高德劭之徵顯於科名兄弟
表九同之異歆之俎豆鄉賢沐並祀之榮此其才若遇
爲何如者先生學術湛深具見於

御試賦論及

進書劄子適予得齊次風寶綸堂遺集逐篇互證若合
印鏤一時瑜亮輔翊

聖明夫何修而得此顧齊集

寥寥數卷子然僅存而先生著述宏富遺澤孔長代有
傳人流風未艾是又其厚德載福極文人運會之隆未
始不於詩乎見之也會訪雪重刻詩存將竟乞序其緣
起爲附數語於簡端用以誌景慕先生與重嘉訪雪之
意若先生之詩則吾鄉周蘭坡茹三樵前輩已序之矣

續編

勤餘文牘卷之二

美

子何敢復贅一辭

趙晴初醫話序

事有古守其常而今窮其變者法家例醫家方其是已
夫事物變無窮也有其備之變更出所備外故變無窮
窮其變者有窮變無窮窮其變者當與爲無窮自非挾
百試之才享神明之壽多其閱歷神其穎悟鮮有能相
劑相守以窮無窮之變者古錦充囊積羽折軸而成書
出焉晴初趙子精於醫無虛日年且老成醫話一書其
言曰意度者勿錄也道聽者勿錄也襲古與違古勿錄
也違古而適合乎古食古而不泥乎古時或拾古之遺
糾古之失補古之闕釋古之疑或日一得焉或月一得
焉或積日月而竟無得焉蓋四十年於茲矣夫岐黃而

續編

勤餘文牘卷之二

三

下至於仲聖亦猶夫人耳某藥藥某病某病藥某藥上古固無書讀也彼何師而得之與得之病耳問得其由切得其象而病詔我矣問得其象中由切得其由中象而病又詔我矣雖然中一矢而曰吾善射捷一戰而曰吾善兵是強獄隸著刑書也神而明之存乎證以問證切以切證問以甲證乙以一證千而同中之異出焉夫是之爲病證證者證也法家所謂比例例者比也無以比諸烏乎例諸無以證諸烏乎治諸如晴初者可謂老於證治而善讀書者矣顧自以爲是焉可乎誤於兩似而得其一真悔於百非而衷於一是是則窮其變而又善自變之說也晴初之話醫也暴其短不炫其長倖其

得猶悔其失粹然儒者之言其臨證也如鴛危構行大
川守孤城禦勍敵一不得當而覆敗隨之其生人殺人
不有甚於亭疑獄之平者乎抑予更有感於天地之好
生焉慮陰陽飲食之殺吾所生也苦不自知而脈也貢
之又博生萬物俾各能入人而藥之向非聖人又誰與
起病者而試嘗之此造物之所以大也不明乎此而假
手於庸庸者流幾何而不蹈殺人之律乎哉嗚呼危哉
予向不能醫不幸而先人皆痛於沈痼其於病也三折
肱矣讀晴初書爲言天下事物之變之無窮而未易窮
其變也其見於一人之身者已如此時光緒癸未五月

山陰陳錦作于戴山講舍

續編

勤餘文牘卷之二

三

徐葆意寄青閣詩存序

道光丁未戊申間予與葆意皆悼亡各出其房中詩示人集曰綠雲不謀而合時乾嘉遺老鄔雪舫先生猶在裏兩集互質之嘖嘖稱賞名噪一時葆意與予亦自此以詩友維時李蕪客周叔雲孫子九余曉雲諸君袞袞名場復舉泊鷗吟社而予獨隨任山中率不與己酉予舉於鄉葆意誤中副車鬱鬱不樂葆意幼穎悟氣故銳語必屈其坐人或拂衣徑去羣以岸異目之屢躓科名家中落益激而之孤悄遂不可一世忤俗傷時漸肆怒詈未始不病其隘也又十年同輩及後起多絕塵而奔葆意閉關痛吟悉吐其磊落抑塞之氣而詩乃大工議

者方之郊島或中年得第無老死理而豈意亂且及之
方葆意之歸遯上虞也漸入重圍諱名姓依王某王亦
惜其才勸降賊圖活葆意毅然斥而奴之寧死不屈王
猶代通賊款鏹戶伺之冀可回也葆意益忿不能忍計
非一死不足絕王望乃縛刀几端大呼王某名曰吾徐
某死矣聞而拯之已歿噫向使葆意少自貶損偽降以
脫未必死而葆意不能卽不降而以計疏賊錮出網羅
又未必速死而葆意又不能非不能也生平激昂奮發
矜尙氣節從未有委曲遷就而俯首因人者旣不能委
曲遷就以降卽并不能委曲遷就以不降降死不降亦
死吁此當日葆意之所以死此卽今日葆意之所以不

死與丈夫不得志於時伏處窮檐臨國大難朝不坐燕
不與忽自附於城亡與亡之數死亦何爲而有獨以死
傳迥異於死而不傳者非其死傳其所以死足傳也不
然獨葆意死乎哉今年癸未予方在里勸同人修志乘
衰死事又歷舉吾鄉先哲姓氏爲越中觀感錄而終之
以越風詩集諸前輩謂夫尙論古人性情學術之正見
於氣節足以振靡俗挽積風無相趨於偷生苟活之習
者固非一朝夕之故也若葆意者可以風矣葆意有子
煥章錄遺稿曰寄青閣詩存因孫子九以乞言於予予
念是詩之以人重也爲從祀詩集而抒所見如此若葆
意之詩固卓然在人耳目矣何待予言

周寄帆小寄廬詩集序

憶弱冠應童子試卽見有越中百詠一編賦吾鄉名勝
謂出周君寄帆手心竊慕之道光甲辰丙午間予以詩
古試屢冠同郡生惟寄帆至則先予奪標去因得見其
人並所作小寄廬詩集尤心折不已已而吳姓舫趙蓉
舫兩宗師每周歲科試必選郡中古學二三人肄業誥
經精舍予與寄帆輒入選乃得同業西湖交益摯咸豐
初先後館王繼泉家課子弟並得朝夕過從爲吾師屠
篠園先生校刻娟風軒遺詩兼切磋既又題其所作守
帆圖有此身老奈蒼生何之句蓋寄帆中年司鐸時則
有終焉之志非勿策之亦旣悲之矣顧不謂其官逾年

徑卒也寄帆爲詩尙氣韻取徑平易而醞釀深醇多輕
裘緩帶之風尠劍拔弩張之氣羣以金華殿中人語期
之同學應敏齋孫芳廬陶肖農周篤甫田子青玉道甫
十數輩皆時彥率自命不如而門下士且多以詩傷蓋
其丰神矧矷學有自來句其餘芬自具法度惜乎天竟
靳以年力也自是二十餘年予歷亂離宦南北所見詩
人不一家而沿流沂源覺寄帆尤淵乎其可味冀按遺
選刻行於時而介弟朗卿攜兄詩游閩幕不可得今年
壬午居憂故里主講席修志乘博采遺獻嗣子萊亭始
奉父書渡海來歸則已待梓矣會予編次詩巢祀位乃
爲寄帆特增一席與屠師偕並亟弁其簡端歸之萊亭

寄閩萊亭亦能詩爲名諸生庶幾克世其家者

汜水姜孝廉傳

姜輯之名貽曾以字行補邑弟子員改名之燼中河南
汜水舉人號春士家故姚江巨族世名進士明時仁甫
公榮劾劉瑾貶瑞州副室寶殉城待援稱貞烈南山公
應期對揚公子羔以理學從王文成祀鄉賢翼龍公鏡
忤太監田義受廷杖事載張陶菴三不朽圖贊終有明
世忠鯁義烈史不絕書時致仕官居鄉序爵用官禮出
洪武功令故賜第南街名老衙門庭懸額署科第勳秩
表忠直孝義以百計吾鄉望族皆不逮也輯之祖某弟
兄三有大被家風子姓繁衍父夢英字含若髫齡淹博
受知於劉巽方侍講鑲之與先大夫同入庠娶於王生

輯之兄弟王卒繼娶聞人氏不治家事輯之勞勞若無
所依幼聰慧而簡默纖弱如處女篝燈扃戶莫知其所
作獨先大夫見其文語含若公曰此子必雋因以女字
焉含若公貧病且死輯之從先大夫學冠童軍名大噪
既授室猶舌耕漸見知於邑令宋雲湖公大寅山長聞
人春臺公熙課必冠其曹姚伯昂宗師元之拔置高等
食廩餼輯之自是益磊落自喜恣情詩酒或遊狹斜旬
日不返性修潔飄然有凌雲之致咸以翰苑才目之顧
七蹟鄉闈家中落硯田鋤耨交作不皇不忍其困矣而
予姊銳志功名冀必登一第謂幕游荒學非下帷不足
以借一輯之因是至昌化與予同几案逐羣季朗誦凡

七月去應庚子秋試與予訣曰失此誓必焚筆硯絕意科名然竟不售初從表兄金麗生讀法家言遊金衢繼之大梁投從兄安之爲擇師從節署余二樵學余愛其才令肄業大梁書院自是豫人羣知其爲浙東名下三下豫闈逮丙午且雋以經藝被斥時年四十矣懷才鬱鬱名重一時放浪不羈揮金如土以豪俠自命館穀所入無以爲家歲己酉館陳州以乏嗣迎吾姊往置筵是科秋試竟獲雋與予爲同年友庚戌北上相見悲喜道十年甘苦至泣數行下互以一第相勗先是豫人奏攻冒籍例定舉人覆試憑同鄉京官印結始道光甲辰趙某者吳人也中丙午榜奔走南北五年方許以入籍年

例已符漏未聲明不諳例禁議褫革捐復補覆輯之則
尤干衆忌仍廢然返壬子計偕又以冒考人自革自復
顯然取巧并此奏停於是輯之以是終焉矣夫以輯之
之才之學取青紫如拾芥讀書萬卷皆目食無一篇成
誦而菁華義蘊益於胸中其所作文情斐亶點染風華
藹然如時花美女先大夫每指而言曰此金華殿中人
語也少壯爲文不免劇心怵目中歲則純任自然隨作
隨佚無存稿其爲詩亦如之僅存少作自見屏禮闈中
年喪偶嗒然若失意興衰積挾二姬遊幕大河南北十
年竟不得一子旅况蕭然三世不葬母弟珊洲官光州
尉辭職歸越稍稍理家事其子家樹受室且生孫矣因

借之豫家鄉亂作老母棄養則盡室以行予亦走四方
或經歲不得一書迨同治丁卯予從軍河北輯之自滑
縣寄書約一面不果又五年辛未輯之自大梁取道運
河遇子於濟甯鐵塔寺時家樹與孫俱先露輯之方家
汝州買田宅子然老翁無復生趣相見歔歔痛談四日
夜性情狷介凜然一田舍翁回首卅年前燈前夜課縱
論時事慷慨激昂如隔世矣旣旋里買山葬其三世
居八月攜兒子一人去竟卒於汝珊洲亦棄官攜妻媳
踉蹌歸里故第蕩盡依族人居光緒辛巳予居憂里門
則珊洲夫婦又死僅遺寡媳一人良足慨已姜氏素敦
譜誼其主族事者曰大宗祠曰宗長曰宗老曰宗準曰

宗仕曰宗勳皆人望子念子姊之無祀也爲輯之議嗣
顧如寡媳何乃立輯之從兄子之子爲寡媳陳氏子而
以家樹兼祧輯之大宗立嗣券登譜牒嗣孫名圖纔二
齡其父圖曾與輯之喪經紀汝州家事輯之有妾張氏
爲授室焉立愛立賢義無他屬並屬族人葬珊瑚洲於兆
悲哉予與輯之交如骨肉以兄事兼師事推手足之愛
而又憫文人之窮深惜其著述之無存也爲狀其生平
而傳之輯之生嘉慶戊辰卒年六十有三子姊生嘉慶
己巳卒年四十有二合葬禹廟黃泥岡贊曰天生斯才
川嶽之精旨之以名鬱之以情與萬物而同盡疑不如
其無生不知夫景星慶雲子人瞻瞻而同歸於太清

故奉政大夫山陰張梅坪公傳

公姓張諱存浩號梅坪廣川其字也會祖敬和公恭安娶於駱居琶山力穡號長者祖達齋公廷攷父虞臣公良一皆娶於羅時番舶恭順自康熙閒吾鄉吳留村督粵立官行十三家互市澳門不敢越寸步以貨易絲茶藥物無分文居奇張氏業買羊城世獲利以是起家遷郡城虞臣公三子長存洙號泗農季桂芬號漁鄉公其仲也幼機敏弱冠任家事能靜坐覃思鉤稽悉當以餘力博施予不吝家益饒兼買百貨會當典幼夥丁姓竊質庫物因司計某私責暴亡反誣公主使訟繫到官公不忍徑罪某也而某已自經訟益棘賴臬使親詰得實

以薄膏坐家長尋遇赦公自是愈通世務治事加謹道光已酉郡大水鄉民蜂起挾田主施舍同日入四門且萬人幾爲變得徐鐵生太守榮嚴捕乃已遂議賑先平糶戶若干肆若干公固戶首又多肆糶獨多以功敘一子咸豐寇起大府以楚粵江皖協餉勸捐局紳羅致富戶無甯處公首輸四五萬緡賠墊代籌更無算庚申以後王壯愍撫浙羅掘江東官紳齟齬迫成湖江自守之議國沙勇以緩省捐而國練大臣邵漕院燦王副都履謙之事起矣邵退王獨任捐國警報日亟則檄公募水龍勇製營裝咄嗟立辦陽倚重而陰腹削之公從諸紳奔命岌乎有棟折榱崩之勢識者危之公年力方壯無

難色先是洋人以英洋易回舊洋上下其值致舊洋少而昂持百金易九十餘番慮弗獲公患其病商也請太守懷公清出示通行新洋平厥值而有力者錮之不相下廖公宗元者湖守也助趙忠節守城有聲代懷與郡沮公議而直錮新洋者公由是漸得罪廖之守湖也毀廬平塚赤其城環以礮划守紹將如之梗於衆論則陰疑公辛酉九月二十六日礮划民船爭道昌安市河波及黃頭勇互鬪民謂拒勇者必賊也助勇而譁廖戎服至助礮勇因并疑廖至叢毆殺勇并傷廖以王副都救僅得免城內龍勇但聞賊至遇廖於江橋不問毆之又傷廖倒地而郡城之禍亟矣越三日果陷維時公病足

不理事賊至被擄役叢人中不知所之一日給賊得脫
審係富陽江岸寂無人得船姑入之俄而六七人繼至
船則因風自颺竟抵東岸追勿及亦天幸矣歸至紹知
不可居卽微服杭滬居無何廖屬以喝令毆官首控公
蒙浙撫今大學士左侯相奏奉嚴旨俟地方收復後照
例議辟吾鄉寓滬者皆寃之猝無計而公適至公家故
巨商亂後合餘燼復行賈海上公弟漁薌及姪輩朝夕
過予謀雪公寃予則許之方公之在紹局也當道爭趨
之若鶩而予獨漠然一識面而止無杯酒接殷勤歡顧
以吾邦號文物崇禮教而得戕官名予心痛焉况又罪
非辜歲壬戌予方從蘇撫今大學士李伯相軍辦中外

會防事極見信適有夷官日姓願代復甯紹索酬五萬金大府以問紹人之仕滬者予哭應募衆驚詫予則陰索公市闔中與語且曰君能爲我倡浙捐乎公則曰君能出我罪於大辟乎予曰諸公亦曰諾旣而頓首至地且曰吾不料累捐十萬緡城卒以陷而反干大辟也公泣予亦泣越一月甯紹道史公致謬前浙臬段公光清果來滬勸甯紹人捐問疇能辦此者李撫帥獨推予予曰紹捐向恃張某首倡今且誣負重辟寒衆心必再舉非出張罪不可會甬上軍告急需三萬金弭衅予曰時不可失矣走謁朱久香閣學蘭告以故朱故與左善亦稍稍許之乃會堃益絲行引公出拜衆或謂公負罪不

當至予正色曰張某罪人耶急公好義獨不避匿行將
雪之矣卽日認紹捐萬金公居其半及公之被逮也三
邑令先遣人走訪公而後持檄抵門牙爪糾桓繞宅殆
遍公大愕且曰不見陳某終不出邑令知之要予於路
比至則公坐危樓隔梯語予曰君諾固安在耶予曰君
勿疑予諾固自在也君且往公乃下樓到縣縣中人聞
公遭丁夥獄受吏胥索千萬慙頓熾予大言此地方公
獄誰敢行賂者予必糾之公以是坦然居賓館日給飲
食資而已衆戚友議救公但推予草公稟予卽夕得千
餘言陳誤毆不知下手人狀事皆紀實而左公批斥甚
厲且曰必指出毆人姓氏衆駭絕予獨走請李撫帥示

帥曰不見郭雲軒乎蓋指幕中郭中丞嵩燾左姻也予就郭得見左公手書則意已許雪但以是作捐餌耳問其數曰十萬予固喜事之解而又苦數之多也以告漁鄉漁鄉曰吾家素急公况兄長有難敢不毀家耶予知其力猶能任乃代承之并草覆稟卒諱言姓氏申前意以上不報數月朱閣學李撫帥郭中丞等漸以書抵左公左亦審知鳴鑼亂毆出羣小乃逮公至嚴州大營候訊結公并屬予草供摺延予局友陶仙洲與偕凡年餘奏奉 恩旨竟省釋公歸故鄉殘破郡邑吏有大興作悉造門諮訪坐客常滿如其初亂後開市業索逋互訟紛不可理公爲區處三七五折歸所欠自我始變產首

償之衆而後定郡中經紀仍首推公公亦猶可以賈後
起僉重公言排難解紛無虛日舊從公家理財者得公
緒餘率致多積或富過於公見公猶執卑賤禮同治乙
丑大水淤闌港決江塘巡撫馬公新貽檄官紳修築人
趨其易公任其難築獨堅爲衆法他如城工河工城隍
風龍神廟凡公所理皆核實鞏固異於人半生不仕而
所爲闢民生國計率如是其居於家孝友馴謹不習豪
華驕倨事親盡歡葬祭以禮娶勞宜人系出名族能助
公爲理公廉節寡慾遠聲色淡服御終身不置姬妾羣
從聚處各授以恆業閑之禮法無敢犯者予自滬上別
公卽不相見丁卯白山左旋里僅一面向交以心未暇

及前事論者比之祁奚叔向光緒壬午予再旋里則公與漁薌並卒矣老成凋謝惜哉公生嘉慶丁丑九月初六日卒光緒戊寅十月二十六日年六十有二以子貴封奉政大夫生子二嘉言湖南候補同知嘉謨五品銜兩淮候補鹽大使方成立出應世事躬躬禮法皆足以世其家家鄉劫後典籍淪亡求往事稟牘不可得予亦無所藉以傳公之生平越二年甲申予友胡梅仙孝廉得公狀於嘉言昆季郵寄山左且以公行誼事功爲多可傳述以示後之人其亂後事實則予知尤詳非予莫能傳公者予旣重胡請且念士大夫重去其鄉將必有所作爲以興廢舉墜而蘄至於古人不有洞明世務諳

練事機如公者分其勞任其重又安得獨行己志而所向有成然則前之有公爲可幸而轉恨予之不及與公共事也乃泚筆而爲之傳

贊曰不穡而勤不儒而醇不官而治不仕而勲溷迹塵市而軼其羣澤被桑梓氤氳氤氳何可一日無此君

姚江岑氏逸事

吾鄉宗滌樓先生系出前明淮宗故以宗氏因自表祖墓曰勝國功宗蓋一時禁令綦嚴故退藏必密迄今始發之及讀岑鏡西先生振祖延綠齋詩存又得所謂楚郡主者先生家姚江林湖栲栳峯其詠楚郡主墓詩註云予家舊廬數里外有古塚稱岑家墳又稱田州岑猛祖墳山水環抱氣象森嚴豐碑岌然僅鐫雙鳳無姓氏頗著靈異近墳數十步撮土寸草無敢犯者岑氏居姚江及廣西世守田州系出宋巖起公諱象求本梓州人官終寶文閣待制名列黨籍卽東坡集中所稱岑著作也生子二長孟祥次世衡孟祥三傳至景佺官民部尙

書扈從思陵南渡家明州再傳遷餘姚縣延至今世衡
生二子正叔仲叔留寓廣西夷人服其威信而推
戴焉世守其土田州岑氏雖與姚族同祖著作公而非
遷自餘姚安得岑猛祖墳在林湖栲峯間耶第此墳既
屬岑氏豈必無由因念 國初有號青巖名巘者其父
任明末山海關總兵官善書能文其蹤迹或隱或見走
塞北寓雲間若心有隱痛者一時莫知其爲何如人及
讀吾鄉沈清玉先生冰壺勝國諸公傳而又知青巖爲
明季楚郡主所生焉郡主爲前明楚藩女好兵法善射
精劍術能飛砍人頭三十步外婢妾悉佩刀侍左右然
秉柔德未嘗疾言遽色楚王絕愛憐之會岑君某

原傳
失其

名以營官奉帥命入王府啟事王愛其器宇以郡主配

之主授岑戰法破流寇晉銜總兵坐守荆南一帶

與山海關

語小賊攻岑轄境郡主佐戰多斬獲賊憚之堅守八閱

月糧盡援絕城遂破值岑病垂斃郡主迺以帛裹岑親

負之率署中男婦上馬舞雙劍前導突圍捷走三百里

乃息得脫國難後偕岑隱江東

卽浙東

生三子長曰嚙弱

冠能文善書工詩據此則嚙爲總兵公與郡主之子無

疑或當日以勝國藩王之戚歸隱鄉里恐有蹤迹之者

深自韜藏卽宗黨亦交諱之如淮宗故事故僅傳其父

爲總兵官并官地亦失其實又安知岑家墳非卽青巖

以葬郡主者只以姓氏無傳但稱曰岑家墳而并以田

州岑猛祖墳屬之不知郡主耿耿之靈秉於忠義其凜然難犯固應如此考岑氏在姚自宋迄今代有文人宋岑全字全之著經傳考疑八卷秘錄集十二卷元岑安卿著栲栳山人集四卷明岑宗鶚著錦囊清事集二卷岑黼著好奇生集二卷岑琬字公琬著雪崖集十八卷岑拱辰著炙輦集十卷岑乾著奔選一卷俱載縣志經籍考而入府志鄉賢者僅岑全一人 國初以來青巖以詩名而越風僅選其遺作一首又有乾隆丙辰鄉試榜首岑兆松字春江以幼時刻竹題名自號解元稱韻事載入阮文達輶軒錄今其傳者與鏡西三人耳可謂難矣夫造物之生才也如寒暑之遞嬗日月之代明擷

其菁英則燦爲文字大其亭毒則蔚爲勳名方姚江岑
氏盛時田州信義昭著已威鎮夷疆積百十年而有今
制府岑彥卿宮保毓英起西林諸生戡亂一方爲朝
廷柱石建牙開府名重凌煙安知非郡主忠勇之遺栲
栲湖山之秀有以振奮於十傳之後輝映於萬里之遙
哉按田州舊屬廣西思恩府去西林尺咫卽今百色直
隸廳制府曾秉其父老之言溯其譜牒之系知爲吾紹
姚江宗派惜未有以鏡西集中所載上陳清聽者去歲
諸同人興修郡志追遺獻以青巖春江鏡西同祀詩集
而并及其孫應磨字希白擬達制府片函敘其世系卒
以不果而鏡西集吉光片羽僅得從孫子九茂才垓借

讀一過因備錄之以見吾鄉岑氏昔以文事詩禮傳家
今以武功勳名蓋世其爲不朽一也抑又有感者吾鄉
忠義之士明季尤多 國初遺老如黃太冲張陶菴徐
躍雲凡所著述不避忌諱而沈冰壺古調自彈集更多
勝國諸老軼事惜其書不傳吾不知楚宗淮宗其軼事
亦見於沈集否也卽柰何而不紀予所聞

業網者言

之罾之島有民焉世業網網之大吾不知其幾尋丈也引繩而網長足周島之所在方尺而目以受魚惟吞舟橫海之大得入焉下至常鱗凡介之儔無所取崆峒之人見而笑之謂夫舉其大遺其細所網之少不敵所漏之多也業者曰否否不見夫造物之報施乎惠施者吉從逆者凶作善者祥作不善者殃倘所謂天網非與不見夫帝王之明罰乎殺人者誅傷人及盜者死罪莫大於不孝刑不宥於貪讒倘所謂法網非與日月爲之目風雷爲之耳官司爲之守律令爲之書嘻其密矣然而獺祭魚豺戮獸梟食其母鹿聚其麀蜂螫人而自爲王

蟻野戰而自爲國蒼蒼者胡不聞也謂夫其細已甚網之所漏而不屑收焉者也其於人也亦然網之所收者人網之所漏而不復收者人也而不人雖肆然於化日光天之下有若梟獍蜂螫螻蟻之自外於法而天不聞焉者又安往不舉其大遺其細所網少而所漏多乎而於網乎何尤且夫賢人君子天下之吞舟也世家大族天下之橫海也造物監觀之至近帝王刑罰之先施謂其全乎爲人也容自尊焉容自愛焉迺或希一日之漏網而下與梟獍蜂螫螻蟻爲伍也其自命已不知何等矣故夫吾之爲網也爲魚也吾見吞舟橫海之爲魚吾未見常鱗凡介之皆魚也將不分巨細而竭澤而取之

其必有非魚而魚而適以污吾網者嗚呼天下之非魚而魚者多矣網其勝密乎惟其疏焉此其所以爲網此其所以爲吾之網也夫

獨子兼祧議

獨子兼祧兩房例始乾隆四年部議 特旨允行所以

濟人道之窮彌禮經之闕例載小宗子兼祧小宗者為

其兩房父母先故者服斬衰三年後故者服齊衰朞年

於承祧之後詢先故後故之序其先後以父故為定而母隨之均須丁憂輟考解任其

獨子所出之孫承本宗者專承兼祧一房之祀者為其

父母仍服斬衰三年為其兼祧祖父母仍服齊衰朞年

父故則例為祖父母兼祧之祧父母承重三年雖祧子為後故

父母例服朞年者其孫亦以三年承重若大宗子兼祧

小宗者以大宗為重為大宗父母即本生仍服斬衰三年

為小宗父母兼祧之房止服齊衰朞年不論先故亦均丁憂輟考

解任其獨子所出之孫專承兼祧一房之祀者爲其父

母卽獨子仍服斬衰三年亦須丁憂考解任爲其兼祧

祖父母仍服齊衰朞年父故則例爲祖父母承重三年

雖祧子爲小宗父母例服朞年者其孫亦以三年承重

遵是例也小宗不幸而無嗣卽使有子兼祧有時止服

齊朞不服斬衰而與無後等矣指大宗子祧小宗及惟小宗父母後故者言

獨子兼祧後旋復身故而始有斬衰承重之孫其所以

處兼祧之小宗者得母稍薄與兼祧之子其別於不祧者僅止丁憂一年與出

繼子爲本生降服者相似其故何也謂夫古禮有一身不貳斬之文

也夫嫡孫承重與先經斬衰而旋爲人後者皆不以貳

斬爲嫌而獨於兼祧子斬其二斬以致大宗爲重則小

宗爲輕先故爲重則後故爲輕畸重畸輕難歸一律何嘗非例文泥古所致耶卽以古禮律之父在爲母朞年祖在不爲祖母承重後之議者亦旣舍輕而從重矣又何獨於兼祧子而必從其輕耶於是爲變通之說者或因獨子有兄成婚無嗣而先卒未婚者例不立繼以之補繼大宗而以獨子之長子繼已故之兄或因獨子有弟成婚無嗣而先卒以之補繼小宗而以獨子之次子繼已故之弟則獨子可無兼祧之文而嗣孫得承繼父之重無論先故後故大宗小宗但使補繼一已亡之子卽皆得一斬衰之孫而所祧之寡母生有所屬死有所歸矣又有兩房僅有獨子未經議祧而先故曾出有兩孫者應

即以已故獨子補立兼祧而以兩孫分承兩房之重庶

大小宗並有子即並有斬衰承重之孫其兄弟相服及本生一房祖父

母則皆照出繼降服亦兩全之法也予不幸生一子兩孫而子弟

以無嗣卒曾以次孫繼已殤之次子為子弟繼孫承繼

父之重服斬衰三年已而予子及其婦一歲並卒又以

予子兼祧小宗仍以次孫歸予子本宗服其父母斬衰

三年使將來承兼祧之重為子弟之婦服斬衰三年亦

可謂際人道之窮而轉得彌禮經之闕吁良可慨已

運河復古議

光緒十年

天下之水皆東流故東西爲經而南北緯江淮河漢天
施地生上古之經流也運河亘南北貫江淮入代天工
中古之緯流也論其全局分水口中高南北遞下逐段
地勢不同地平之段河出自然無所用閘地迅之段河
由穿鑿閘以收之要之閘其門戶湖其府庫府庫充足
而又有單閘水口斗門涵洞之設令與湖通至有蓄今
年湖水以備來年開放者昔人引導泉渠用心良苦也
自豐工一決黃流淤墊下游之收放不靈南漕暫停上
游之閘埧漸廢同治四年試行河運漕船上閘後卽由
郝山曹家水口出湖徑達南陽鎮舍運不行而運河幾

廢迨侯家林石莊戶再決黃流由牛頭河入南陽湖湖
運不分隨地停淤而運河益廢光緒元年已來賈莊堵
合普建南隄黃河北流已成定局因是以夏鎮南陽修
復運隄於前十字沙河另開新道於後無需繞行湖水
頓使三十年舊制粗具規模矣大抵依湖爲運之路北
起南旺南至湖口雙閘滾水壩而止煞壩則足以蓄運
湖之水開壩則足以灌八閘之流爲湖水濟運大關至
今遵辦歲以爲常所嫌湖亦淺淤所蓄無多新修運隄
卑薄太甚是以累歲南漕終多淺阻專事下游築壩留
水待船較之開湖閘以濟運流添出若干勞費而民船
艱阻未能暢行已非昔人利賈遷紓民困之遺意矣其

病在湖淤者無可治在河淤者當可治此分水口南之
運河也其在分水口北黃河南者專資汶水病亦有三
一由泉河廳廢弛而不疏泉二由蜀山湖淺涸而不存
水三由戴村埧缺漏不能攔截汶流夫南旺蜀山湖高
踞運河脊背而汶水泉源更在上游自蜀湖淤涸而汶
水煞埧灌渠之事廢矣自戴埧缺口直趨東平下游而
汶水分流南下之力微矣泉源阻滯猶其後焉者也已
卯之 重修戴村三埧頓使汶泉入運灌頂穿渠事已
復古所嫌河身湖底無不淺淤不足以浮送重船耳既
浮送至南運口矣卽戴廟十里舖關口河水不漲不能出口渡黃
既渡黃矣隨流下駛輒三十餘里必治北岸溯流而上

上則河漲已落又坐候第二汛輒二三日方入張秋
北運口如是蓋十餘年北口之淤又已不輕夫是以有
陶城堡新運河十二里之舉卽今所行渡黃正道也陶
城新口迎流建埧勢足納黃而黃底過高於是有全
黃注運之慮倘成北流延及畿輔圖治尤難夫黃運交
流無十年不變之局有心世事者識微見遠必當有長
久之圖猶憶同治乙丑漕院吳公棠請復河運之初議
者卽已慮及引黃淤運之弊謂弊與利半久必自窮是
以奏稱試運果欲仍行河運必令黃自爲黃運自爲運
顯然堵截各不相犯方可經久則當援明代臨清建倉
起駁之法使南船入黃而止北船迎載東昌往返駁運

以登通倉不但無引黃淤運之虞且亦無掣黃注運之患二十年來淤運既患於前日注運復患於今茲倘再不思變計勢將因噎廢食并試邇而不行矣夫事有顧慮在數十年以前而受患在數十年以後者非偶然也今年甲申黃水連決東阿注入北運沙淤頓增明歲南漕已多淺阻之憂勢必專恃海運而海防戒嚴議者又欲全歸河運事勢兩窮莫此爲甚物窮則變變則通其卽臨清建倉之謂與

勤餘文牘續編卷之二